

新
唐
書

三六



文藝苑傳上第二百二十六

宋

杜

唐書

韓

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繼繼於行矣餘風絢句繪
章揣合低卽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君羣相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
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
才輩出擣嚙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
逐百家法度森嚴抵韓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
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贊權德輿主仲
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誦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
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天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
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藝者中智以還持
以取敗者有之朋茲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
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
異不及排怨不及誅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
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
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卽其先雍州長安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卽在陳爲秘書卽江總尤
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
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敦學主陳亡入隋
歷尚書儀曹卽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
詹事李綱實軌庶子裴矩卽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
師謩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
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
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實綽蕭景岳兵曹杜如晦鎰曹褚遂良主書戴
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載蘇幹文李姓惠廉
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
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
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曹武士逸典載
裴宣儼卽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卽累封汝南縣
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卽任茂而性謹厚使人悼
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卽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卽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
司空者四世淑顓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卽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

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副不爲伍卽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固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左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甚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慙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宗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王百司奔散有表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珪充幕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令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卽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劾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旣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弈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秘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卽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爰辭稱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

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玄始德仁在陳為吳興王友入
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復為府屬王廢官吏抵罪
而德仁以忠謹獲賞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立太子封隴
西公以德仁為友便抱為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
蕭德言陳子良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散亦博學高宗
時紀為太子洗馬豫脩五禮散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為崇賢館學士抱者
陳御史中丞孫開皇為延州參軍又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
援筆而成為元德李學士會嫡皇孫生太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
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
人煬帝有所賦吟諷誦遣教宮人允恭取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
辭繇是疎斥帝遇弒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為秦王府參軍文學館
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為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為
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壤
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

豈爲塵影賦三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篇頗言天下安功
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
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咸調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
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志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而者人主莫不然桀
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
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
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
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
至難云又撰玉謀貞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主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
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洹水令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方
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
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
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
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劼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
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公主女強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宜所謂

見機不俟終日乎。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筭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寒。凡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楊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敖。偶倨數。忤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吟。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勣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舊州譔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僧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柔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勣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勣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劾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有。其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起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

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
遲寶琳賈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許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
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慈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
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
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
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
馬卒子知柔性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
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
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蔡毋瑱等止二
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
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
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荅
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
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
昔禰衡備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敷於通

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魯龜茲露布爲主所稱賀蘭敏之奏豫
其簡脩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脩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僉愛
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
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
典冊初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書工百
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
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判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
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
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
夏侯鉅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鉅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
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
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白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
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
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

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李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刺李重於坐左右殺并李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數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爲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末之間武平等省候何如谷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扶盲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鄉食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曹員外郎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

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舍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錕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翫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新採橡栗自弘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用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

有此兕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空崔旰等亂甫往來梓蔓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汧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通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万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言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手臺秘略書

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擲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
府勃既廢客劔南嘗及且葛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號
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
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
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瘞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宴滕王閣
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
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
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
易字時人謂勃爲腹豪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
嘗起漢魏書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
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
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大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
揮數篇至三百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主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
九百年乘水王世三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
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上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
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合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

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主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閔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閔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名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卿公尊周漢爲二主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夏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主後介卿公復舊封貶崔昌爲雷尉衛包夜即尉閔伯璵倍川尉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蕡禮用爲箕州刺史與蔡連耀謀反勳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助字子功去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劾又以文顯劾蚤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託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昭陽駱

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
後議者謂然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其後
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
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夔州令張
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
下中宗時贈著作郎昭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倉雅調鄧
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
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美
裴瑾之章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躡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
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卧其中昭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
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廢著五非文以自明病
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
言所能賓王不吝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泚州摠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
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
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

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亡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昶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辟立萬仞濃雲樹鬱興宸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疏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羔美之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梧玉翠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謀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方頃嶺外會赦還為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吳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

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日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无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脩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餽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為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孰視不荅尋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脩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述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羣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干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秘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為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事夏卿李實繼為尹

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為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奧助即召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為鄜坊觀察使一切辦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李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為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李方不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之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驩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卷之八

八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二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奏尚書吏部侍郎兼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教撰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倚氏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五言詩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還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

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
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
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
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
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
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
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
花酒稱壽冬幸新豐麻苜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
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
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倖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
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宅稱附篇左方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元旦擢進
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
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

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璫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遷累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

開元初卒弟全文全字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承昵寵甚之問與閭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哭哭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墨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儇險盈惡詔流欽州祖

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依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使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使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柰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汜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孫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誅朱鳶會蠻陷驩州授摠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孫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兄鍾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倭調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栖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入爭慕之號吳富體豫脩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至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

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餒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潯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无量經明行脩者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鎰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鎰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

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舍人
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
號書簾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
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
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
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
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
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旣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
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
辭去嶠譙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
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
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
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

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
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藉藉皆
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
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
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
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
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
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
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
在東官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立
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

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
太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
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賊貢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
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列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
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
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
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
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效謀
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
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
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
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
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

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代崇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涿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千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干時輒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某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

邊骨冀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友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負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一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歟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

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榮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鵠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鷄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

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
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
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
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張嘉
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
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
輔政故召爲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
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
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莊爲韓王府
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鞏間垂拱
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瞻敏年十
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

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
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
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
州入計哀其文示逖李暉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
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高會百官賦
天成立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
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
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
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缺復
拜舍人開元閒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
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二字卒不能也居職八
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累年徙少詹
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悻病瘖成

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葺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葺喪弔者至成不易縷而見客疑之請故荅曰縷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邀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令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

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主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

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
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
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
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
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
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擲其詩以激楊貴妃
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驕放不自脩與知
章李適之汝陽王璵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
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
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
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
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
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
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
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
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
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
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
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
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
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
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
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
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

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
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
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虎也稍北有具虎使將軍遇
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
太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
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
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
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
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
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
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

元初卒年六十二疾甚縉仕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畝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洲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擬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

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
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緝故書可
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
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
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
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
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
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
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
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
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
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
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
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

僭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品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曰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土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

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毋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謨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鄆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

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潁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潁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潁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潁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

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
門人共諡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
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
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
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
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迥劉穎韓絳陳晉孫益韋建韋收
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
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
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荅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
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
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
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
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
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計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

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
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
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
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
公騰六世孫神寓礪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
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
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閭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
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幸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
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
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
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
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

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丹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乏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

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見三三市井餒餒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茲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靡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馱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甿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黜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

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憤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縵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颺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二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

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
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
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二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當書郭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敘撰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閒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姬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

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
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縣麗少宏傑氣穎士健
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
推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皮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
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
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
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皋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
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
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
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
以慰生撫存以荅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肯其君也自逆胡構亂
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
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兗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

關賊遂盜神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裹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紕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

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鄆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
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
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
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
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
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
免飢寒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
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
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
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日月浸悠或掩而不傳或傳
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
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
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

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紆自有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
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
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
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
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
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
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
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
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
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
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吐曰業已飲違恤佗卒
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

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捕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吳道三十二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

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
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洛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褫喪經又再暮
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己用以兵迫臣
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
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
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
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伾偕召先帝謂誠節白
著故擢伾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言旨制詔盡言其狀則
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誘輿人傷
陛下之明今吏負末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去
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
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
軍裴儼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
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

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爲草奏貶歸
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
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
饑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乃降邵儒服出
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
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
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
長史復爲大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
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契樊澤始舉
賢良邵望見目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
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
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

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譏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替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虛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旣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僊遇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

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已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鄆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閬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荅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

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
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
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
簡能簡辭弘上問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
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
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
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
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
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
於劔南終虞部郎中發晉鄉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
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
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
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
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
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官及常衣罷宰相爲觀
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
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衮衮奇
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
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
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
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
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
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柎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滂
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柎遺書讓出
處之遽滂不至還柎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
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柎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柎在幕府
柎爲辯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稹柎命柎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

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涑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蘄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母譔者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

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繫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并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狀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堅其首梁薄其翼魏斯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堅子耳前日主上以澤路爲之導旣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

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其不暇又曷以
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
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倨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
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
無遺功諸侯參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
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
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
而論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
若坐兼爵命而保骨肉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
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
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
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
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
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

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
塹灌以沫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儉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
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愎之人沒爲幽憂之
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
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
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
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
約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
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
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
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
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脩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
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
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實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

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負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負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負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

請以第一人處之。鄧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鄧。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鄧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雷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孤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感其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錡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錡。譽其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

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並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綢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綢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綢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綢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劔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罷客榮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今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

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秘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見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歲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

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廢發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甦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敎時朝政亂盜興相推敍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者羽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臺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

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閬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文藝列傳下第二百二十八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凡推步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監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譟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譟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筭身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為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

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弄博士梁述助教王直儒等是正五曹
孫子等書判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
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該孫仙宗並
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祕書省直
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天鄉高朔立鍼其肩隅一
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權
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
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
心腹滿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劑少選吐一蛇如
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
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主外兵
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
黃耆防風煮湯數寸斛置牀下氣如霧霧重薄之具父語擢義興太守武德
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俞俞或勸
其著書貽後世者荅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

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言僥不知免廣終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足脇骨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藝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八種上之度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表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金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比日得譴吾且見之淹以待御史入天策爲與子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

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主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
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在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
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
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
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
與自驍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依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
本曰學堂瑩夷眉過曰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目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
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
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
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旣盡如期
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廕令術家射皆
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則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
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
張憬藏技與天綱埒太倉事蔣儼有所問荅曰公危在三尺土下盡六年
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士室六年

還及爲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
請賢請占憬藏荅曰劉公當吾品而讜終位冠人且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
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五石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
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乃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
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適秀杜景佺從之游
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脩緩
法曰豕視滯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裴光廷
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巨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
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之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
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廛之使弘禮摠攝海內寢亂帝曰
而昔言朕旣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
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數有司監視毋得
與外語薛太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荅曰君奴也欲何事請
解衣視之弘禮指要膺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貴賤大壽
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
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

以御史中丞呂因問三日荅曰雖曰即滅蜀曰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榜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冕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弼服給謁梁鳳不許又語以情梁鳳曰季自今又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主遠知系本琅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主遠知少嘗言敵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支從臾兢游陳後主間其姓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且嘗挹隨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髻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朝官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乃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茆山為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吏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託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聖者少室伯玉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

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比前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稍遷令自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固忝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太史上議帝遂罷固乃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嵎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卽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化黃全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敷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皆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千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宗中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浸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巨之則唐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自外置封越國公李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

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雁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爲窟室使官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符刺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爪崇儼索百錢須更以爪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爪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罩爲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謚等雜治証服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焚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直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緒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太山舉銷聲幽數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李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能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太白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朋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關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金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譙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宜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于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失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安宗不納

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如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太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闕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嵩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太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正其轡若不可則以情告其父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轡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募代之乃往折筭覓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鵝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真人以情告使者以一

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主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
天官侍郎張劼之善劼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
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劼之大驚已而
知出冠宗意劼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
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隅也老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
說共視隅有三坎文餘泓曰公富貴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
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言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
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
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
中書舍人徐嶠齎國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
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鄉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
位侍中其貌實年六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
令和璞推果生死懽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
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菹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進頰然曰非
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

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絜帝益神之欲以王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千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話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王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者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縢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潁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觀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闢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幘獸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鬚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

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驍衛將軍甘
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蟲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
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
勢危其道茂在圍中密語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敗後召
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壬氣宜高垣堞為王
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
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
吾大將軍道茂齎繚見晟再拜曰貴戚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
譙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
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繚願易晟衫請題衿膺
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汴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
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
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栢其茂曰人居而木葉者去
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
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

茂荅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
茂署於紙尾三月一日就鄉食國與家亡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德
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主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
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李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
歷大鎮諸孫通顯云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

唐書二百五

宋 祁 奉 敕 撰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上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竊窈窕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與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媚歲時相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不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何間王子爲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

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直
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
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
禁錮蘭英請鬋鉗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游丐道路資師仁身
啖土飲水後詐為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三安又死子幼孤寡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
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撫會仁母前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
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為母病使歸視訖至知見給乃外為不知者私謂
會仁曰吾嬖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前曰兒母
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前母又終既葬謂
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生為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已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
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臂殺之詣吏捕父寃已報

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
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摔撻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荅曰人所
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隣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邪若百有危
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郿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
與劉絕歸侍父疾父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作
冢廬其左寒不縣日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
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
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侍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
絕儉死慟遂卒高宗歎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楚王靈龜妃者
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
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冤可無託乎乃
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
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邦乎將自剄則衆遂不敢彊○楊紹
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祿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

二母極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求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坐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賈孝女僕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爲族父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同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歎詔并免之內從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養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劼業難陷卒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吏曰御史米不饒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者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而終養居母喪哀號過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時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内外姻皆然可思冲歸幣三百釐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為婢是夕出自寶篋藏蠟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為浮屠尼以終

堅身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勿夢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貽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鹿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身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符鳳妻某氏字玉英九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王英私之對曰婦人不足事眾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高敞妻秦敞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攻州陷敞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敞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瞋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為眉州司功參軍俗憚侈盛飾韋不知有簪

珥訓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滿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克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糲食斤鉉膏米絺不御會吳赦徐聞闕迎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三婦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藏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閱歲至洛陽旣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紵頗自脩教兵父勳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雷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歸賜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繇役官爲立葬

盧南妻李秦州成紀人父闡永泰初爲蘄令梁宋兵興闡諭降剽賊數十人南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闡賣已執闡及其弟勣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

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受汙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官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諤縣君裴河東縣君儼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表晁亂薄為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媼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屍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奉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啟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啟諸儒爭為之諱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

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万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繫以耳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侃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遽啓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万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束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抗懷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軀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谷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問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乳留以行旣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

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賊縛而鬻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氏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從鄆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逆降無以我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鄆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鄆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緣裳抵涇屯曰丐貸護喪還葬于鄉植松柏翦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取安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父爲士言持問内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

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効蘭愛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稭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偷醜酒蘭與春醉卧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賊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爭娉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媚比部叔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鳥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墳納棺成墳時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練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三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衆已葬乃釋服而歸揚云

韋雍妻蕭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

數爭事昌齡奴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又以爪攫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怪之疑辱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明陳寃。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子九品正真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翦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訐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叔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郾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詎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刳其心。食之。

郎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荅。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璿。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鷄陷于嗣襄主煜煜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俘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書員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研矣迪裏餘體歸葬之

朱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頔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楊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楊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頔曰一介爲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豈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外戚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六

宋

種奉

敕

撰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
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書中宗柄移監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
頸血一日同汗鈇刀玄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救天寶奪明姜政妃宗階
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
厚賞无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君參嬖後宮雖多无赫赫顯門
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
无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為涿郡太守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
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訾喜交豪猾博徒為鄴令以疾免高
祖平京師拜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辨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
義節擊李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貪寡筭略數戰无功士喪
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帝嘗與戲曰弟姑子未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
內喜以為天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
南山多宿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澧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柏壁繇是

懷恩與麾下令君寶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引群賊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夏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擊夏為金剛所掩諸將皆沒于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洩露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曰發懷恩等姦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議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求即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護字信世殖質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為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護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柰何授之兵吾且効擊之士護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大有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効募人狀士護脅謂曰討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亦止兵起士護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為光祿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

意哥錄且嘗礼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迁妾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求徽中以士護仲女為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為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為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前士護偽號仍為太原王廟遂廢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護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礼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為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䟽出元慶等干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堇焉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頓氏絕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為士護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直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然於榮國挾所愛能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徽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

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號喪靡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采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護後宗屬采原士護兄士稜士逸

士稜字彥威少柔愿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述有戰功為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為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承嗣既還擢尚書奉御襲周國公遷秘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為文昌左相性暴輕忽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謚憲元爽魏王謚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謚僖士逸蜀王謚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為魏王元慶子三思為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為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曾稽王

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
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重規高平
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
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戶監脩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
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已為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
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
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為左相而攸寧為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
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史意還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志
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延基襲爵后嫌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
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分事語聞后怒令自殺以
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劾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群臣白奏事不兩大武
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旨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悅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
去三張功以折暉等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懿宗為耿國公
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卽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
訓鄴國延祿為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貳人
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謚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

姊亡甚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攸宜
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
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摠禁兵前後十年嗣宗終司
衛卿重規爲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諸
王爲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吒忠義張
仁實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客爲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援
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姝
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
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鸞莊濟金帛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
寇媼檀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柏國公左衛中
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倣虜謳舞姿度閑冶主
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思
死韋后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係心武
家庶幾再興且讖曰黑衣神孫被天蒙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皂衣惑衆
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
秀誅徙者略盡獨載德子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自有傳攸

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爲父官
尚書聖曆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攸寧三思
復當國置司使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禁大庫百餘舍聚
所得財一皆火不遺一錢以父官尚書罷神龍初終政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爲王契丹陷營州以榆
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爲太子
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諸主意鉤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
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三張方悉蠱三思痛屈節爲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
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醜然如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
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
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
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
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死復禮法中宗復
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大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后遺詔還所
減而封崇訓鎬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

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群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进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宮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旣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吳順二陵皆置令永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為刻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公龍當自近者始帝疑答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其嘗曰我不知何等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孫季梭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愔託其權熏炙中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

曰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汙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爲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旣死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宗訓魯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摠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爲摠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无輜載以鈔剽爲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烈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壟中无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收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

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時无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謚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軍事以女為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廬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為蠻首竄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溫父玄儼魯國公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竄承斬其首祭崔樞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樞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酆王謚文獻號廟曰褒德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溫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並拜駙馬都尉捷為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遥領揚州大都督溫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友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湑初兼脩

文館大學士時焚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潛從至溫泉后毒殺之以塞變厚
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濟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
樂濟雖爲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万年令李令質按之濯馳
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爲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
貨爲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
溫盡撫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
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
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
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无敢後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韋子
弟无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残酷嗜殺
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
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玄宗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
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
而陵与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
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二百

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厚奉養積媵妾貲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為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為題石子守一與后孿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貲里无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于官

楊國忠太具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百貲于人无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有惡其人皆屈之然卒以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擣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親頗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奏貢長安將行告曰卿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曰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擣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廐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筭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

即才也累遷監祭御史李林甫興章駁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顰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讎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指嚮故國忠乘以為姦肆意无所憚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擢兼度支貢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鉅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糶賑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群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引王鉷為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誣奏京兆尹蕭冕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邢縉事構鉷誅死已代為京兆尹采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默林甫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云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

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中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劔南詔拜劔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資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爲京兆尹已兼領吏部國忠恥雲南无功知爲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絳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脩國史崇賢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旣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无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

開元末宰相貲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
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貲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
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无復綱序號國居宜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
臺禁還趣號國第即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
施若禽獸然不以爲羞道路爲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
士之醜野蹇僂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
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偶坐
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待即韋見素張倚与本曹
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白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噉鮮于仲通等
諷選者鄭忞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
其處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
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輟腳遠近饋遺闔維
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
事自叢夥第署一字不能及故更得輕重顯賕公謁无所忌國忠性疏佚捷
給硃硃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懷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旬剥
相其又便倭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

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无事
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旣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聽署
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爲常亡年大雨敗稼帝
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
按之後乃无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
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詎曰生子不
富貴耶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俄与珣同列猶吐官不
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劔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舉无還者舊勳戶免
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无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
之國忠咸遣宋昱鄭昂韋儼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无以應乃詭設餉召貧
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土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劔南
留後李文率兵十餘万擊閤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
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踣屢无遺天下寃之安祿山方有寵擢重兵于邊偃
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内援獨暴發反狀帝
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祿山雖逆又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
兵及見帝嬖國忠其害不利已故謀日急俄而祿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

忠不悅故冊拜司空祿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遂決國忠令客何盈賽
昂刺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圖其策捕祿山所善李超安谷李方來王岷殺
之貶其黨苦溫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岷
貶零陵太守以尉祿山意國忠寘謀矜蹤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
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為
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翽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
覘祿山未還帝致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
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
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五屬誅矣因
聚泣入訴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咤曰國忠頭來何遲
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掎戰翰不得已出關
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
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家禁士萬拒守眾以為不可初國忠聞難
作自以身帥劔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為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
幸蜀使帝然之明日遲昕帝出延秋門群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驍騎立仗
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

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湯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額殺之爭啖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耶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暄暄曉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踣暄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爲漢中王瑀援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監軍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總其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識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名

李脩字脩起寒賤絲莊憲太后姬婚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爲政粗辦性纖巧飾廚傳結納閹寺求善與憲宗以爲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脩爲橋道置頓使齎官費物物裁損爲可喜者柱宮至蒲潮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爲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輜輶僅免徹

門乃得行脩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請免官方帝用兵而脩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帝以浙西富饒欲培擴遺利以脩爲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閔月宣宗即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鄆雲陽三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窶人下戶不免柰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除封其妾爲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群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礼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齋縗甚所以疏外密内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子僕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外戚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官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七

宋祁奉

敕撰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官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永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官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此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官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官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懷士奇材則養以爲子臣鎮疆藩則爭出我

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待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懷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藝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官人之大者粹之篇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結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為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乃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閑從封大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邑州封陵獠渠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助發求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助米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

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年八十餘，思勗驚怒，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勢，腦腕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華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闡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永。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聚，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龍輿力士略年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

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著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隴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經受弔問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主傳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臺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辛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齊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貨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减十都北堰漕列五楹日餽三百斛直有羨息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

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爲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子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實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遠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彗季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番夷不龍其付諸將軍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荅明年祿山反

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
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官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
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
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
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
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
始裴冕與元振忤乃倚韓穎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
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
媒蜚以疑之瑒手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
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
陷賊剽府庫焚閭閻蕭然為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大戎
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
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
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

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勦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瘡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官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耶則帝主大器敢妨聖賢宜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畧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漆州畧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旣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燭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
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
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
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銳
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
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采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
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情功岸忽
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
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
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
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
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久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
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
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
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

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子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
伺誤寵承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鴈臚禮賓內飛龍閑廐使封鄭國公始詣學
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宴大臣子
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
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
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
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衡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衡以動
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
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
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
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擎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
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
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言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
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汝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
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
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

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徙封韓增實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為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号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為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郭整屋及鳳翔之號寶鷄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

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為外應又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悻悻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尉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官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賔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經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右相兵馬以王希隱監右而馬有麟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惣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

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巧援影者是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摯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千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吏爲具酒食遠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此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官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何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官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生美人侍美人以帝

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
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即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官者權而忠言
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
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王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
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
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
使李康為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
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
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
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閤卿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
王志忠縱鷹鷂人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繇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為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
擢索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永宗叛承璀
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
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王為館
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王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王主之又詔內常侍劉

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亦是諫官李鄠許孟容李元素李
夷簡呂元膺穆質李肅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
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永瑊御衆無
它遠略為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撫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永宗上
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永瑊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
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
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絳永瑊故令出監淮南
軍纖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永瑊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
受即表其姦遂為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永瑊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
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永瑊為罷絳宰相召為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
尉惠昭太子薨永瑊請立澧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救地生毛二尺惡
之躬冀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
亮論其冤詔許子士暉收葬宣宗時擢士暉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關
兒號私白閨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閨為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為觀
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驍官力徙宣猷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元精伍無罷士部無冗
負劾宗初染署王張韶與下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貴為子卜子當御殿食
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
陰結諸二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
者韶謂謀覺殺其父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
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眾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
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用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
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
外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
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唐勣金將軍
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勝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
賊旦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内外不知行在
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軍駕還群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望者不十一
二坐賊所入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
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
代還為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

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貞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史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敬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麻差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涇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聽數言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犬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縻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右輔政稜稜

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已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
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
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
之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耶即以
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
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官賢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
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妾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
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
聞也且官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爲陛
下腹心如女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
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
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
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鬱鬱不樂兩軍劫獵宴會絕
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
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
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

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赦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顯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賢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忿會昌三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練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或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道財貨盛鷹馬日以毡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少斥經術閤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

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臯臯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諸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呂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謩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

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為禮彥晷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
殺之彥晷引慄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晷為朗州
刺史詔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衝帝西幸
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晷為荆南節度使彥晷紹行邊詣復光以黃金
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晝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
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
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
恩義利害昧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
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奉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
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州逗遛
復光斬之并其軍為八以鹿宴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
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勣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諺橋會毋喪班師俄起為
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
光遣使鑄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莫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
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
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且必來重榮曰

善曰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爲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爲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昭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䟽左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官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二